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容齋三筆卷四至七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朱　炘

謄錄舉人臣孫祥鳳

欽定四庫全書卷

容齋三筆卷四 十五則

宋 洪邁 撰

三竪子

趙爲秦所圍使平原君求救於楚楚王未肯定從毛遂曰白起小竪子耳興師以與楚戰舉鄢郢燒夷陵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也是時起已數立大功且勝於長平矣人告韓信反漢祖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坑竪子耳帝默然唯陳平以爲兵不如楚精諸將用兵不能及

信英布反書聞上召諸將問計又曰發兵擊之阬豎子耳夫白起信布之爲人材能不可揜以此三人爲豎子是天下無復有壯士也毛遂之言秪欲激怒楚王使之知合從之利害故不得不以起爲懦夫至如高帝諸將不過周勃樊噲之儔韓信因執而歸棲棲然處長安爲列侯蓋一匹夫也而噲喜其過已趨拜送迎言稱臣况於據有全楚萬乘之地事力强弱安可同日而語英布固甞言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則豎

子之對可謂勇而無謀殆與張儀詆蘇秦爲反覆之人相似高帝默然顧深知其非也至於陳平則不然矣若乃韓信謂魏將栢直爲豎子則誠然栢直庸庸無所知名漢王亦稱其口尚乳臭眞一豎子也阮籍登廣武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蓋歎是時無英雄如昔人者俗士不達以爲籍譏漢祖雖李太白亦有是言失之矣

樞密稱呼

樞密使之名起於唐本以宦者爲之蓋内諸司之貴者

耳五代始以士大夫居其職遂與宰相等自此接于本
朝又有副使知院事同知院事簽書同簽書之别雖品
秩有高下然均稱爲樞密明道中王沂公自故相召爲
撿校太師樞密使李文定公爲集賢相以書迎之於國
門稱曰樞密太師相公予家藏此帖紹興五年高宗車
駕幸平江過秀州執政從行者四人在前者傳呼宰相
趙忠簡也次呼樞密張魏公也時爲知院事次呼參政
沈必先也最後又呼樞密則簽書權朝美云予爲撿詳

時葉審言黄繼道爲長貳亦同一稱而二三十年以來遂有知院同知之目初出於典謁街卒之口久而朝士亦然名不雅古莫此爲甚

從官事體

國朝優待侍從故事體名分多與庶僚不同然有處之合宜及肆意者如任知州申發諸司公狀不繫銜與安撫監司序官徃還用大狀不書年引接用朱衣通判入都廳之類皆雜著於令式其明載國史者尚可考大中

祥符五年六月詔尚書丞郎兩省給諫知州府而本部郎中員外郎及兩省六品以下官充本路轉運使副者承前例須申報雖職當統攝方委於事權而官有等差宜明於品級自今知制誥觀察使以上知州府處所申轉運司狀並止簽案檢令通判以下具銜供申張詠以禮部尚書知昇州上言臣官忝六曹祠部乃本行司局而例申公狀似未合宜望自今尚書丞郎知州者除申省外其本行曹局止簽案檢從之紹興中范同以前執

政知太平州官係中大夫不帶職申諸司狀繫銜提刑張絢封還之范竟不改次年轉太中再任始去之劉焞爲江西運判移牒屬郡知通云請聮銜具報邁時以太中守贑以於式不可乃作公劄同通判簽書劉邦翰曾任權侍郎以朝議大夫集英修撰知饒州趙烤以承議郎提點刑獄欲居其上劉不技趙又畏人議巳於是遇朝拜國忌日先後行香王十朋自侍御史徙權吏部侍郎不拜除集撰知饒州自處如庶官林大中亦自侍御

史改吏侍不曾供職除直寳文閣知贑州全銜猶帶權
知兼勸農事借紫而盡用從官禮數黄涣爲通判入都
廳爲之不平鄭汝諧除權侍郎爲東省所繳不得供職
而以秘撰知池州公狀至提刑司不繫銜爲鄧馹牒問
唐瑑以司農少卿王佐以中書撿正皆暫兼權戶侍及
出知湖饒二州悉用朱衣雙引此數君皆失於討問典
章非故爲尊大也陳居仁以大中集撰知鄂州只用一
朱衣蓋在法學士乃雙引人以爲得體邁頃守贑建官

職與居仁等而誤用兩朱殊以自悔又如監司見前執政雖本路並客位下馬伯氏以故相帶觀文學士帥越提舉宋藻穿戟門詞殿云浙東監司如何不得穿紹興府門將至廳事始若勉就客位者主人亟令掖以還

九朝國史

本朝國史凡三書太祖太宗眞宗曰三朝仁宗英宗曰兩朝神宗哲宗徽宗欽宗曰四朝雖各自紀事至於諸志若天文地理五行之類不免煩複元豐中三朝已就

兩朝且成神宗專以付曾鞏使合之鞏奏言五朝舊史皆累世公卿道德文學朝廷宗工所共準裁既已勒成大典豈宜輒議損益詔不許始謀簒定會以憂去不克成其後神哲各自爲一史紹興初以其是非褒貶皆失實廢不用淳熙乙巳邁承乏修史丙午之冬成書進御遂請合九朝爲一壽皇即以見屬嘗奏云臣所爲區區有請者蓋以二百年間典章文物之盛分見三書倉卒討究不相貫屬及累代臣僚名聲相繼當如前史以子

係父之體類聚歸一若夫制作之事則已經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貶皆有据依不容妄加筆削乞以此奏下之史院俾後來史官知所以編纘之意無或輒將成書擅行刪改上曰如有未穩處改削無害邁既奉詔開院亦修成三十餘卷矣而有永思攢宮之役纔歸即去國尤袤以高宗皇帝實録為辭請權罷史院於是遂已祥符中王旦亦曾修撰兩朝史今不傳

銀牌使者

金國每遣使出外貴者佩金牌次佩銀牌俗呼為金牌銀牌郎君北人以為契丹時如此牌上若篆字六七或云阿骨打花押也殊不知此本中國之制五代以來庶事草創凡乘置奉使於外但給樞密院牒國朝太平興國三年因李飛雄矯乘廐馬詐稱使者欲作亂旣捕誅之乃詔自今乘驛者皆給銀牌國史云始復舊制然則非起於虜也端拱二年復詔先是馳驛使臣給篆書銀牌自今宜罷之復給樞密院牒

省錢百陌

用錢爲幣本皆足陌梁武帝時以鐵錢之故商賈浸以姦詐自破嶺以東八十爲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爲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爲百名曰長錢大同元年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爲百唐之盛際純用足錢天祐中以兵亂窘乏始令以八十五爲百後唐天成又減其五漢乾祐中王章爲三司使復減三皇朝因漢制其輸官者亦用八十

或八十五然諸州私用猶有隨俗至於四十八錢太平興國二年始詔民間緡錢定以七十七為百自是以來天下承用公私出納皆然故名省錢但數十年來有所謂頭子錢每貫五十六除中都及軍兵俸料外自餘州縣官民所當得其出者每百纔得七十一錢四分其入者每百為八十二錢四分元無所謂七十七矣民間所用多寡又益不均云

舊官銜冗贅

國朝官制沿晚唐五代餘習故階銜失之冗贅予固已數書之比得皇祐中李端愿所書雪竇山三大字其左云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金紫光禄大夫撿校刑部尚書使持節華州諸軍事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凡四十一字自元豐以後更使名罷文散階撿校官持節憲銜勲官只云鎮潼軍承宣使六字比舊省去三十五可謂簡要會稽禹廟有唐天復年越王錢鏐所立碑其全銜九十五字尤為冗也

吏胥侮洗文書

郡縣胥史指易簿案鄉司尤甚民已輸租稅朱批於户下矣有所求不遂復洗去之邑官不能察而又督理比其持赤鈔爲證則追逮横費爲害已深此特小小者耳臺省亦然予除翰林日所被告命後擬云可特授依前正奉大夫充翰林學士蓋初書黄時全文故官告院據以爲式其制當爾而告身全銜亦云告正奉大夫充翰林學士予以語吏部蕭照鄰尚書曰如此則學士繫銜

在官下於故事有戾今欲書謝表當如何蕭悚然旋遣部主事與告院書吏至乞借元告以去明日持來則已改正移職居官上但減一充字於行内微覺疎其外印文濃淡了無異其妙至此

宣告錯誤

士大夫告命閒有錯誤如文官則猶能自言書鋪亦不敢大有邀索獨右列爲可憐而軍伍中出身者尤甚予撿詳密院諸房日有涇原副都軍頭乞換授而所持宣

内添注副字爲房吏所沮都頭者不能自明兩樞密以事見付予視所添字與正文一體以白兩樞曰使訴者爲姦當妄增品級不應肯以都頭而自降爲副其爲寫宣房之失無可疑也樞以爲然乃爲改正武翼郎李青當磨勘尚左驗其文書其始爲大李青吏以爲冒冒青無詞以答周茂振權尚書閱其告命十餘通其一告前云大李青而告身誤去大字故後者相承只云李青即日放行遷秩且給公據付之兩人者幾困於吏手幸而

獲直用是以知枉鬱不伸者多矣

軍中抵名爲官

紹興以來兵革務煩軍中將校除官者大帥盡藏其告命只語以所居官其有事故亡没者亦不關申省部除籍或徑以付他人至或從白身便爲郎大夫者楊和王爲殿帥罷一統領使歸部而申樞密院云此人元姓名曰許超只是校尉偶有修武郎李立告使之冐名因得冒轉續以戰功積累今爲武顯大夫既已離軍自合依

本姓名及元職位超詣院訴而不能爲之詞予撿詳兵房爲言曰一時冒與自是主將之命修武以前固非此人當得若武翼之後皆用軍功使其戰死於陣則性命須要超承當今但當𠜕除不應得九官而理還其餘資庶合人情於理爲順兩樞密甚然予說即奏行之

禍福有命

秦氏顓國得志益厲刑辟以箝制士大夫一言語之過差一文詞之可議必起大獄竄之嶺海於是惡子之無

俾者特告訐以進趙超然以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責汀州吳仲寶以夏二子傳流容州張淵道以張和公生日詩幾責柳而幸脫皆是也予教授福州日因訪何大圭忽問君識天星乎答曰未之學曰豈不能認南方中夏所見列宿乎曰此却粗識一二大圭曰君今夕試仰觀熒惑何在是時正見於南斗之西後月餘再相見時連旬多陰所謂火曜已至斗魁之東矣大圭曰使此星入南斗自有故事予聞其語固已竦然明日來相訪曰吾

曹元不洞曉天文昨晩葉子廉見顧言及於此處頗云是名魏星無人能識非熒惑也予曰十二國星只在牛女之下經星不動安得轉移主曰乾象欲示變何所不可子廉云後漢建安二十五年亦曾出蓋秦正封魏國公主意比之曹操予大駭不復敢酬應他日與謝景思葉晦叔言之且曰使邁爲小人告訐之舉有所不能萬一此段彰露爲之柰何謝葉曰可以言命矣與是人相識便是不幸不如靜以待之時歲在巳巳又六年秦亡

予知免禍乃始不恐

真宗北征

真宗親征契丹幸澶淵以成却敵之功是時景德元年甲辰決此計者寇萊公也然前五歲當咸平二年己亥契丹寇北邊上自將禦之至澶州大名府聞范廷召破之於莫州北乃還京時張文定公李文靖公爲相不知何人贊此決而後來不傳用是以知真宗非宴安酖毒而有所畏者故寇公易以進言

宰相不次補

景德元年七月宰相李沆薨時無他相中書有參知政事王旦王欽若不次補寇凖爲三司使眞宗欲相之患其素剛難獨任乃先以翰林侍讀學士畢士安爲參政纔一月並命士安凖爲相而士安居上旦欽若各遷官而已凖在太宗朝已兩爲執政令士安乃由侍從超用惟辟作福圖任大臣葢不應循循歷階而升也

外制之難

中書舍人所承受詞頭自唐至本朝皆只就省中起草付吏逮於告命之成皆未嘗越日故其職爲難其以敏捷稱者如韋承慶下筆輒成未嘗起草陸扆初無思慮揮翰如飛顔蕘草制數十無妨談笑鄭畋動無滯思同僚閣筆劉敞臨出局倚馬一揮九制皆見書於史策其遲鈍窘擾者如陸餘慶至晚不能裁一言和㠓閉戶精思徧討羣籍與夫斵窻舍人紫微失却張君房之類蓋以必欲速成故也周廣順初中書舍人劉濤責授少府

少監分司西京坐遣男項代草制詞也項時爲監察御史亦責復州司戸自南渡以來典故散失每除書之下先以省劄授之而續給告以是遷延稽滯段拂居官時纔還家即掩關謝客畏其趣詞命也先公使虜歸除徽猷閣直學士時劉才卲當制日於漏舍囑之至先公出知饒州幾將一月猶未受告其他倩諉朋舊俾之假手者多矣故膺此選者不覺其難殊與昔異

文臣換武使

祖宗之世文臣換授武使皆不越級錢若水自樞密副使罷守工部侍郎後除帥并州乃換鄧州觀察使王嗣宗以中書侍郎李士衡以三司使李維以尚書王素以端明左丞亦皆觀察慶歴初以陜西四帥方禦夏羌欲優其俸賜故韓琦范仲淹王沿龎籍皆以樞密龍圖直學士換爲廉車自南渡以來始大不然張澄以端明學士揚倓以敷文學士便爲節度近者趙師夔吳琚以待制而換承宣使不數月閒遇恩即建節鉞師揆師垂以

祕閣修撰換觀察使皆度越彛憲誠異恩也

容齋三筆卷四

容齋三筆卷五十七則

宋 洪邁 撰

舜事瞽叟

孟子之書上配論語唯記舜事多誤故自國朝以來司馬公李泰伯及吕南公皆有疑非之説其最大者證萬章塗廩浚井象入舜宫之問以爲然也孟子既自云堯使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則井廩賤役豈不能使一夫任其事堯爲天子

象一氏耳處心積慮殺兄而據其妻是爲公朝無復有紀綱法制矣六藝折中於夫子四岳之薦舜固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然則堯試舜之時頑傲者既已格乂矣舜履位之後命禹征有苗益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既言允若豈得復有殺之之意乎司馬公亦引九男百官之語烝烝之對而不及益贊禹之辭故詳叙之以示子姪輩若司馬遷

史記劉向列女傳所載蓋相承而不察耳至於桃應有瞽叟殺人之問雖曰設疑似而請然亦可謂無稽之言孟子拒而不答可也顧再三爲之辭宜其起後學之惑

孔子正名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子之迂也奚其正夫子責數之以爲野蓋是時夫子在衛當輒爲君之際留連最久以其拒父而竊位故欲正之此意明白然子欲適晉聞其殺鳴犢臨河而

還謂其無罪而殺士也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稱朝歌墨子回車邑里之名不善兩賢去之安有命世聖人而肯居無父之國事不孝之君哉是可知已夫子所過者化不令而行不言而信衛輒待以爲政當非下愚而不移者茍其用我必將導之以天理而趣反其眞所謂命駕虛左而迎其父不難也則其有補於名義豈不大哉爲是故不忍亟去以須之旣不吾用於是慨然反魯則輒之冥頑悖亂無所逃於天地之閒矣子路曾不能詳

味聖言執迷不悟竟於身死其難惜哉

潛火字誤

今人所用潛火字如潛火軍兵潛火器具其義爲防然以書傳考之乃當爲熸左傳襄二十六年楚師大敗王夷師熸昭二十三年子瑕卒楚師熸杜預皆注曰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熸釋文音子潛反火滅也禮部韻將廉反皆讀如殲音則知當曰熸火

永興天書

大中祥符天書之事起於佞臣固無足言而寇萊公在永興軍信朱能之詐亦爲此舉以得召入再登相位馴致雷州之禍鳳德之衰實爲可惜而天禧實録所載云周懷政與妖人朱能輩偽造靈命兾圖恩寵且日進藥餌宰相王欽若屢言其妄復密陳規諫懷政懼得罪因共誣譖言捕獲道士譙文易蓄禁書有神術欽若素識之故罷相也朱能之事欽若欲以沮寇公之入謂其陳規諫當大不然儻非出於寇則欽若已攘臂其閒矣實























録蓋欽若提舉日所進是以溢美豈能弭後人公議哉

王裒嵇紹

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鯀之罪足以死舜徇天下之公議以誅之故禹不敢怨而終治水之功以蓋父之惡魏王裒嵇紹其父死於非命裒之父儀猶以爲司馬昭安東司馬之故因語言受害裒爲之終身不西向而坐紹之父康以魏臣鍾會譖之於昭昭方謀篡魏陰忌之以故而及誅紹乃仕於晉武之世至爲惠帝盡節而

死綛之事親視王裒逺矣温公通鑑猶取其蕩陰之忠葢不足道也

張詠傳

張忠定公詠爲一代偉人而治蜀之績尤爲超卓然實録所載了不及之但云出知益州就加兵部郎中入爲户部後馬知節自益徙延難其代朝廷以詠前在蜀寇攘之後安集有勞爲政明肅逺民便之故特命再任而巳國史本傳略同而增書促招安使上官正出兵一事

皆詆其知陳州營產業且與周渭梁鼎輩五人同傳殊失之也韓魏公作公神道碑云公以魁奇豪傑之才逢時自奮智略神出勲業赫赫震暴當世誠一世偉人道州所刻帖有公與潭牧書一紙王荆公䟦其後云忠定公殁久矣而士大夫至今稱之豈不以剛毅正直有勞于世若公者少歟文潞公云予甞守蜀覩忠定之像遺愛在民欽服已甚黄誥云公風烈如此而不至於宰相然有忠定之才而無宰相之位於公何損有宰相之位

而無忠定之才於宰相何益公雖老死安肯以此易彼哉觀四人之言史氏發潛德之幽光爲有旨矣

緋紫假服

唐宣宗重惜服章牛叢自司勲員外郎爲睦州刺史上賜之紫叢既謝前言曰臣所服緋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賜緋然則唐制借服色得於君前服之國朝之制到闕則不許乾道二年予以起居舍人侍立見浙西提刑姚憲入對紫袍金魚既退一閤門吏踵其後囁嚅後兩

日憲辭歸平江乃緋袍予疑焉以問知閤曾覿曰聞臨安守與本路監司皆許服所借而憲昨紫今緋何也覿曰監司惟置局在輦下則許服漕臣是也若外郡則否前日姚誤紫而謁吏不告已申其罰且備牒使知之故今日只本色以入姚蓋失於審也然考功格令旣不須於外亦自難曉文惠公知徽州日借紫及除江東提舉常平告身不借予聞嘗借者當如舊與郎官薛良朋言之於是給公據改借後於江西見轉運判官張堅衣緋

張嘗知泉州紫袍矣予舉前說張欣然即以申考功已而部符下不許扣其故曰唯知州借紫而就除本路雖運判提舉皆得如初若他路則不可竟不知法如何該說也若曾因知州府借紫而後知軍州其服亦借不以本路他路也近吳鎰以知郴州除提舉湖南茶鹽遂仍借紫正用前比云

樞密名稱更易

國朝樞密之名其長為使則其貳為副使其長為知院

則其貳爲同知院如柴禹錫知院向敏中同知及曹彬爲使則敏中改副使王繼英知院王旦同知繼馮拯陳堯叟亦同知及繼英爲使拯堯叟乃改簽書院事而恩例同副使王欽若陳堯叟知院馬知節簽書及王陳爲使知節遷副使其後知節知院則任中正周起同知惟熙寧初文彦博吕公弼已爲使而陳升之過闕留王安石以升之曾再入樞府遂除知院知院與使並置非故事也安石之意以沮彦博耳紹興以來唯韓世忠張俊

爲使岳飛爲副使此後除使固多而其貳只爲同知亦非故事也又使班視宰相而乾道職制雜壓令副使反在同知院之下尤爲未然

過稱官品

士大夫僭妄相尊日以益甚予向昔所記文官學士武官大夫之謗今又不然天聖職制内外文武官不得容人過稱官品諸節度觀察雖撿校官未至太傅者許稱太傅防禦使至横行使許稱太保諸司使許稱司徒幕

職官等稱本官録事參軍稱都曹縣令稱長官判司簿尉許稱評事其太傅太保司徒皆一時本等撿挍所帶之官也自後法令不復有此一項以是其風愈熾不容整革矣

仁宗立嗣

東坡作范蜀公墓誌云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公獨上疏乞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以系天下心凡章十九上至元祐初韓維上言謂

其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乃繼有論奏司馬温公行狀云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時爲并州通判聞而繼之按至和三年九月改爲嘉祐元年歲在丁酉而前此皇祐五年甲午有建州人太常博士張述者以繼嗣未立上疏曰陛下春秋四十四宗廟社稷之繼未有託焉以嫌疑而不決非孝也羣臣以諱避而不言非忠也願擇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内外知聖心

有所屬至和二年丙申復言之前後凡七䟽最後語尤激切葢述所論乃在兩公之前而當時及後來莫有知之者爲可惜也

郎官員數

紹煕四年冬客從中都來持所抄班朝録一編相示葢朝士官職姓名也讀至尚書郎纔有正員四人其他權攝者亦只六七人耳因記紹興二十九年予爲吏禮部時同舍郎二十人皆正官令既限以曾歷監司郡守故

任館職及寺監丞者不可進步其自外召用者資級已高曾不數月必序遷卿少以是居之者益少政和末郎員冗溢至於五十有五侍御史張樸上殿徽宗諭使論列退而奏疏劾十有六人大略云才品甚下趨操卑污有如汪師心者性資茸闒柔佞取容有如黃願汪希旦者淺浮躁妄為眘輩所輕有如李莊者輕侻喧嚣漫不省職有如李楊者麄冗不才褊忿輕發有如成禔者人才碌碌初無可取有如張高者志氣衰落難與任事有

如常褱者大言無當誕詭不情有如梁子誨者資望太輕士論不厭有如葉椿唐作求吳直夫章芹李與權王良欽强休甫者乞行罷斥從之考一時標榜未必盡當然十六人者後皆不顯視今日員數多寡不侔如是秦檜居相位久不欲士大夫在朝末年尤甚二十四司獨刑部有孫敏脩一員餘皆兼攝吏部七司至全付主管告院張云兵工八司併於一寺主簿又可怪也

東坡慕樂天

蘇公責居黄州始自稱東坡居士詳考其意蓋專慕白樂天而然白公有東坡種花二詩云持錢買花樹城東坡上栽又云東坡春向暮樹木今何如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歩夕上東坡歩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又有别東坡花樹詩云何處殷勤重回首東坡桃李種新成皆爲忠州刺史時所作也蘇公在黄正與白公忠州相似因憶蘇詩如贈寫眞李道士云他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贈善相程傑云我似樂天君記取

華顛賞遍洛陽春送程懿叔云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入侍邇英云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而跋曰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遂拜中書舍人某雖不敢自比然謫居黄州起知文登召爲儀曹遂忝侍從出處老少大略相似庶幾復享晚節閒適之樂去杭州云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序曰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粗似樂天則公之所以景仰者不止一再言之非東坡之名偶爾暗合也

縛雞行

老杜縛雞行一篇云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爭家中厭雞食蟲蟻不知雞賣還遭烹蟲雞於人何厚薄吾叱奴兒解其縛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此詩自是一段好議論至結句之妙非他人所能跂及也予友李德遠嘗賦東西船行全擬其意舉以相示云東船得風帆席高千里瞬息輕鴻毛西船見笑苦遲鈍汗流撐折百張篙明日風翻波浪異西笑東船却如

此東西相笑無已時我但行藏任天理是時德遠誦至三過頗自喜予曰語意絶工幾於得奪胎法只恐行藏任理與注目寒江之句似不可同日語德遠以爲知言銳欲易之終不能滿意也

油汚衣詩

予甫十歲時過衢州白沙渡見岸上酒店敗壁間有題詩兩絶其名曰犬落水油汚衣犬詩太俗不足傳獨後一篇殊有理致其詞云一點清油汚白衣斑斑駮駮使

人疑縱饒洗遍千江水爭似當初不污時是時甚愛其語今六十餘年尚歷歷不忘漫志于此

金主誅宗王

紹興庚申北主亶誅宗室七十二王韓昉作詔略云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之辟兹惟無赦古不爲非不圖骨肉之間有懷蠭蠆之毒皇伯太師宋國王宗盤謂爲先帝之元子常蓄無君之禍心皇叔太傅兖國王宗儁虞王宗英滕王宗偉等逞躁欲以無厭助逆謀之妄作

欲申三宥公議豈容不頓一兵羣凶悉殄已各伏辜并
除屬籍訖紹熈癸丑令北主誅其叔鄭王詔曰朕早以
嫡孫欽承先緒皇叔定武軍節度使鄭王允蹈屬處諸
父任當重藩潛引凶徒共爲反計自以元妃之長子畀
於他母之諸王冀幸國灾窺伺神器其妹澤國公主長
樂牽同產之愛駙馬都尉唐括蒲剌覩狃連姻之私預
聞其謀相濟以惡欲寛燕邸之戮姑致郭鄰之囚詢諸
羣言用示大戒允蹈及其妻卞玉與男按春阿辛并公

主皆賜自盡令有司依禮收葬仍為輟朝二事甚相類蓋其視宗族至親與塗之人無異也是年冬倪正父奉使館于中山正其誅戮處相去一月猶血腥觸人枯骸塞井為之終夕不安寢云

州郡書院

太平興國五年以江州白鹿洞主明起為褒信主簿洞在廬山之陽嘗聚生徒數百人李煜有國時割善田數十頃取其租廪給之選太學之通經者俾領洞事日為

諸生講誦於是起建議以其田入官故爵命之白鹿洞由是漸廢大中祥符二年應天府民曹誠即楚邱戚同文舊居造舍百五十間聚書數千卷博延生徒講習甚盛府奏其事詔賜額曰應天府書院命奉禮郎戚舜賓主之仍令本府幕職官提舉以誠為府助教宋興天下州府有學自此始其後潭州又有嶽麓書院及慶歷中詔諸路州郡皆立學設官教授則所謂書院者當合而為一今嶽麓白鹿復營之各自養士其所廩給禮貌乃

過於郡庠近者巴州亦創置是爲一邦而兩學矣大學辟雍並置尚且不可是於義爲不然也

何韓同姓

韓文公送何堅序云何與韓同姓爲近嘗疑其說無所從出後讀史記周本紀應劭曰氏姓注云以何姓爲韓後鄧名世姓氏書辯證云何氏出自姬姓食采韓原爲韓氏韓王建爲秦所滅子孫散居陳楚江淮閒以韓爲何隨聲變爲何氏然不能詳所出也韓王之失國者名

安此云建乃齊王之名鄧筆誤耳予後讀孫愐唐韻云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間音以韓爲何字隨音變遂爲何氏乃知名世用此

容齋三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卷

容齋三筆卷六十五則

宋 洪邁 撰

蕨萁養人

自古凶年饑歲民無以食往往隨所值以爲命如范蠡謂吳人就蒲蠃於東海之濵蘇子卿掘野鼠所去草實及齧雪與旃毛并咽之王莽教民煮木爲酪南方人饑餓羣入野澤掘鳬茈鄧禹軍士食藻菜建安中咸陽人拔取酸棗藜藋以給食晉郗鑒在鄒山兖州百姓掘野

鼠螯燕幽州人以桑椹爲糧魏道武亦以供軍岷蜀食芋如此而已吾州外邑櫟㟭山在樂平德興境李羅萬斛山在浮梁樂平鄱陽境皆緜亘百餘里山出蕨萁乾道辛卯紹熙癸丑歲旱村民無食爭往取其根率以昧旦荷鉏往掘深至四五尺壯者日可得六十斤持歸搗取粉水澄細者煑食之如粔籹狀每根二斤可充一夫一日之食冬晴且暖田野閒無不出者或不逺數十里多至數千人自九月至二月終蕨抽拳則根無力於是

始止葢救餓羸者半年天之生物爲人世之利至矣古人不知用之傳記亦不載豈他邦不産此乎

賢士隱居者

士子脩己篤學獨善其身不求知於人人亦莫能知者所至或有之予每惜其無傳比得上虞李孟傳録示四事故謹書之其一曰慈溪蔣季莊當宣和閒鄙王氏之學不事科舉閉門窮經不妄與人接高抑崇閒居明州城中率一歲四五訪其廬季莊聞其至必倒屣出迎相

對小室極意講論自晝竟夜殆忘寢食告去則送之數里相得驩甚或問抑崇曰蔣君不多與人周旋而獨厚於公公亦惓惓於彼願聞其故抑崇曰閱終歲讀書凡有疑而未判與所缺而未知者每積至數十輒一扣之無不迎刃而解而蔣之所長他人未必能知之世之所謂知巳其是乎其二曰王茂剛居明之林村在巖壑深處有弟不甚學問使頗治生以餬口而刻意讀書足跡未嘗妄出尤邃於周易沈煥通判州事嘗訪之其見趣

絶出於傳注之外云氣象嚴重窺其所得葢進而未已也其三曰顧主簿不知何許人南渡後寓于慈溪廉介有常安於貧賤不蘄人之知至於踐履間雖細事不苟也平旦起俟賣菜者過門問菜把直幾何隨所言酬之他飲食布帛亦然久之人皆信服不忍欺茍一日之用足則玩心墳典不事交游里中有不安其分武斷彊忮者相與譏之曰汝豈顧主簿耶其四曰周日章信州永豐人操行介潔爲邑人所敬開門授徒僅有以自給非

其義一毫不取家至貧常終日絶食鄰里或以薄少致餽時時不繼寧與妻子忍餓卒不以求人隆寒披紙裘客有就訪亦欣然延納望其容貌聽其論議莫不聳然縣尉謝生遺以襲衣曰先生未嘗有求吾自欲致其勤耳受之無傷也曰章笑答曰一衣與萬鍾等耳儻無名受之是不辨禮義也卒辭之汪聖錫亦知其賢以爲近於古之所謂獨行者是四君子眞可書史策云

張籍陳無巳詩

張籍在他鎮幕府鄆帥李師古又以書幣辟之籍却而不納而作節婦吟一章寄之曰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陳無己為頼州教授東坡領郡而陳賦妾薄命篇言為曾南豐作其首章云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古來妾薄命事主不盡年起舞為主壽相送南陽阡忍著主衣裳為人作春妍有聲當徹

天有淚當徹泉死者恐無知妾身長自憐全用籍意或謂無已輕坡公是不然前此無已官於彭城坡公由翰林出守杭無已越境見之於宋都坐是免歸故其詩云一代不數人百年能幾見昔爲馬首銜今爲禁門鍵一雨五月涼中宵大江滿風帆目力短江空歲年晚其尊敬之盡矣薄命擬況蓋不忍師死而遂倍之忠厚之至也

杜詩誤字

李適之在明皇朝為左相為李林甫所擠去位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故杜子美飲中八仙歌云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盃樂聖稱避賢正詠適之也而今所行本誤以避賢為世賢絶無意義蓋世字是太宗諱豈敢用哉秦州雨晴詩云天永秋雲薄從西萬里風謂秋天遼永風從萬里而來可謂廣大而集中作天水此乃秦州郡名若用之入此篇其致思淺矣和李表文早春作云力疾

坐清曉來詩悲早春正答其意而集中作來時殊失所謂和篇本旨

東坡詩用老字

東坡賦詩用人姓名多以老字足成句如壽州龍潭云觀魚并記老莊周病不赴會云空對親春老孟光看潮云猶似浮江老阿童贈黃山人云說禪長笑老浮屠元長老衲裙云乞與佯狂老萬回東軒云挂冠知有老蕭郎侍立邇英云定是香山老居士贈李道士云知是香

山老居士蒜山亭云奇逸多聞老敬通汶公東堂云一帖空存老遂良次韻韶守云華髮蕭蕭老遂良游羅浮云還須略報老同叔贈辯才云中有老法師寄子由云青山老從事贈眼醫云忘言老尊宿妙高臺中老比邱謝惠酒云青州老從事謝餉魚云誰似老方朔贈吳子野扇云得之老月師次韻李端叔云此是老牛戳是皆以爲助語非眞謂其老也大抵七言則於第五字用之五言則於第三字用之若其他錯出如再説走老瞞故

人餘老麗老濞宫粧傳父祖便腹從人笑老韶老可能爲竹寫眞不知老奘幾時歸之類皆隨語勢而然白樂天云每被老元偷格律蓋亦有自來矣

杜詩命意

杜公詩命意用事旨趣深遠若隨口一讀往往不能曉解姑紀一二篇以示好事者如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似物皆春政化平如水皇恩斷若神時時用抵戲亦未雜風塵第三聯意味頗與前語不相

聯貫讀者或以爲疑按杜之旨本謂技藝倡優不應蒙人主顧眄賞接然使政化如水皇恩若神爲治大要既無所損則時時用此輩亦亡害也又如亂後碧井廢時清瑶殿深銅缾未失水百丈有哀音側想美人意應悲寒甃沉蛟龍半缺落猶得折黃金此篇蓋見故宫井内汲者得銅缾而作然首句便説廢井則下文翻覆鋪叙爲難而曲折宛轉如是他人畢一生模寫不能到也又一篇云鬬雞初賜錦舞馬既登牀簾下宫人出樓前御

柳長仙游終一闋女樂久無香寂寞驪山道淸秋草木黃先忠宣公在北方得唐人畫驪山宮殿圖一軸華淸宮居山巔殿外垂簾宮人無數穴簾隙而窺一時伶官戲劇品類雜沓皆列于下杜一詩眞所謂親見之也

擇福莫若重

國語載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且士君子樂天知命全身遠害避禍就福安有迨于禍至擇而處之之理哉韋昭注云有兩福擇取其重有兩禍擇取其

輕蓋以不幸而與禍會勢不容但已則權其輕重順受其一焉莊子養生主篇云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夫孳孳爲善君子之所固然何至於縱意爲惡而特以不麗於刑爲得計哉是又有說矣其所謂惡者蓋與善相對之辭雖於德爲愆義非若小人以身試禍自速百殃之比也故下文云可以全生可以保身可以盡年其旨昭矣

用人文字之失

士人爲文或采已用語言當深究其旨意茍失之不考則必詒論議紹興七年趙忠簡公重脩哲録書成轉特進制詞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哲廟之憂勤不顯此蓋用范忠宣遺表中語兩句但易兩字而甚不然范之辭云致保佑之憂勤不顯專指母后以言正得其實今以保佑爲哲廟則了非本意矣紹興十九年予爲福州教授爲府作謝歷日表頌德一聯云神祇祖考既安樂於太平歲月日時又明章於庶證至乾道中有外郡亦

上表謝歷蒙其采取用之讀者以爲騈麗精切予笑謂之曰此大有利害今光堯在德壽所謂考者何哉坐客皆縮頸信乎不可不審也

李衛公輞川圖跋

輞川圖一軸李趙公題其末云藍田縣鹿苑寺主僧子良贄於予且曰鹿苑即王右丞輞川之第也右丞篤志奉佛妻死不再娶潔居逾三十載母夫人卒表宅爲寺今冢墓在寺之西南隅其圖實右丞之親筆予閱玩珍

重永為家藏宏憲題其前一行云元和四年八月十三日宏憲題宏憲者吉甫字也其後衛公又跋云乘閒閱篋書中得先公相國所收王右丞畫輞川圖實家世之寶也先公凡更三十六鎮故所藏書畫多用方鎮印記大和二年戊申正月四日浙江西道觀察等使撿挍禮部尚書兼潤州刺史李德裕恭題又一行云開成二年秋七月望日文饒記前後五印曰淮南節度使印浙江西道觀察處置等使之印劒南西川節度使印山南西

道節度使印鄭滑節度使印并贊皇二字又内合同印
建業文房之印集賢院藏書印此三者南唐李氏所用
故後一行曰昇元二年十一月三日雖今所傳爲臨本
然正自超妙但衞公所志殊爲可疑唐書李吉甫傳云
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爲相歲餘
凡易三十六鎮吉甫平生只爲淮南節度耳今乃言身
更三十六鎮誠大不然所用印記如浙西西川山西鄭
滑皆衞公所歷也且書其父手澤不言第幾子而有李

字又自標其字皆非是葢好事者妄爲之白樂天詩所説清源寺即輞川云洪慶善作丹陽洪氏家譜序云丹陽之洪本姓弘避唐諱改有弘憲者元和四年跋輞川圖亦大錯也

白公夜聞歌者

白樂天琵琶行葢在潯陽江上爲商人婦所作而商乃買茶於浮梁婦對客奏曲樂天移船夜登其舟與飲了無所忌豈非以其長安故倡女不以爲嫌邪集中又有

一篇題云夜聞歌者時自京城謫潯陽宿於鄂州又在琵琶之前其詞曰夜泊鸚鵡洲秋江月澄澈鄰船有歌者發調堪愁絶歌罷繼以泣泣聲通復咽尋聲見其人有婦顔如雪獨倚帆檣立娉婷十七八夜淚似真珠雙雙墮明月借問誰家婦歌泣何凄切一問一霑襟低眉終不説陳鴻長恨傳序云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也故所遇必寄之吟詠非有意於漁色然鄂州所見亦一女子獨處夫不在焉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譏也今詩人

罕談此章聊復表出

謝朏志節

荀彧佐魏武帝劉穆之佐宋高祖高德政佐齊文宣高熲佐隋文帝劉文靜佐唐高祖終之篡漢晉魏周及取隋其功不細矣彧以不言伏后事與勸止九錫飲酖而死穆之居守丹陽宋祖北伐而九錫之旨從北來愧懼而卒德政以精神凌逼爲楊愔所譖熲以爲相畜妾爲獨孤后所譖文靜以妾弟告變爲裴寂所譖皆不免於

誅蕭道成謀簒宋欲引謝朏參贊大業屏人與之語朏無言道成必欲引參佐命以爲左長史從容閒道石苞事諷之朏訖不順揖及受宋禪方爲侍中不肯解璽綬引枕而卧步出府門道成之子賾欲殺之道成畏得罪於公議曰殺之適成其名正當容之度外耳遂廢于家海陵王之世復爲侍中宣城王鸞謀繼大統多引朝廷名士朏心不願乃求出爲吳興太守其弟瀹爲吏部尚書朏致酒與之曰可力飲此無預人事其心葢惡鸞而

末如之何也朏之志節行義凛凛如此司馬温公猶以爲譏斯亦可恕也已二筆於士句韓厥下略及之故復詳論于此

琵琶亭詩

江州琵琶亭下臨江津國朝以來往來者多題詠其工者輒爲人所傳淳熙巳亥歲蜀士郭明復以中元日至亭賦古風一章其前云白樂天流落湓浦作琵琶行其放懷適意視憂患死生禍福得喪爲何物非深於道者

能之乎賈傅謫長沙抑鬱致死陸相竄南賓屏絶人事至從狗竇中度食飲兩公猶有累乎世未能如樂天逍遥自得也予過九江維舟琵琶亭下爲賦此章香山居士頭欲白秋風吹作盜城客眼看世事等虚空雲夢胸中無一物舉觴獨醉天爲家詩成萬象遭梳爬不管時人皆欲殺夜深江上聽琵琶賈胡老婦兒女語淚濕青衫如著雨此公豈作少狂夢與世浮沉聊爾汝我來後公三百年潯陽至今無管絃公詩有潯陽小處無音樂之句長安不見

遺音寂依舊康廬翠掃天郭君成都人隆興癸未登科仕不甚達但賈誼自長沙召還後爲梁王傅乃卒前所云少誤矣吾州餘干縣東干越亭有琵琶洲在下唐劉長卿張祐輩皆留題紹興中王洋元勃一絶句云塞外風煙能記否天涯淪落自心知眼中風物參差是只欠江州司馬詩眞佳句也

減損入官人

唐開元十七年國子祭酒楊瑒上言省司奏限天下明

經進士及第每年不過百人竊見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諸色裁損不應獨抑明經進士當時以其言爲然淳熙九年大減任子員數是時吏部四選開具以三年爲率文班進士大約三四百人任子文武亦如之而恩倖流外蓋過二千之數甚與開元類也

韓蘇文章譬喻

韓蘇兩公爲文章用譬喻處重複聯貫至有七八轉者韓公送石洪序云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盛山詩序云儒者之於患難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隄以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蘇公百步洪詩云長虹斗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水師絶叫鳧鴈起亂石

一線爭蹉磨有如兎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絃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之類是也

唐昭宗贈諫臣官

唐僖宗幸蜀政事悉出内侍田令孜之手左拾遺孟昭圖右補闕常濬上疏論事昭圖坐貶令孜遣人沉之於蟇頤津賜濬死資治通鑑記其事予讀昭宗實録即位之初贈昭圖起居郎濬禮部員外郎以其直諫被戮故褒之方時艱危救亡不暇而初政及此通鑑失書之亦

可惜也

容齋三筆卷六

容齋三筆卷七 十四則

宋 洪邁 撰

執政辭轉官

眞宗天禧元年合祭天地禮畢推恩百僚宰相以下遷官一等時參知政事三人陳彭年自刑部侍郎遷兵部王曾自左諫議大夫遷給事中張知白自給事中遷工部侍郎而知白獨懇辭數四上敦諭終不能奪王曾聞之亦乞寢恩命上曰知白無他意但以卿爲諫議大夫

班在上巳爲給事中在下所以固辭欲品秩有序爾於是從知白所請而優加名數進階金紫光禄大夫併賜功臣爵邑元祐三年四月宰執七人自文彦博仍前太師外右僕射吕公著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中書侍郎吕大防除左僕射同知樞密院范純仁除右僕射尚書左丞劉摯除中書侍郎右丞王存除左丞唯知樞密院安燾不遷乃自正議大夫特轉右光禄燾上章辭令學士院降詔不允學士蘇軾以爲朝廷豈以執政六人五

人進用故加遷秩以慰其心既無授受之名僅似姑息之政欲奉命草詔不知所以爲詞伏望從其所請御寶批可且用一意度作不許詔書進入夀竟辭始免紹興三十一年陳康伯自右相拜左相朱倬自參政拜右相時葉義問知樞密院元居倬上不得遷朝論謂宜進爲使學士何溥面受草制之旨曾以爲言高宗不許紹熈五年七月主上登極拜知樞密院趙汝愚爲右相參政陳騤除知院同知院事余端禮除參政而左丞相留正

以少保進少傅乃係特遷且非覃恩正固辭乃止

宗室補官

壽皇聖帝登極赦恩凡宗子不以服屬遠近人數多少其曾獲文解兩次者並直赴殿試略通文墨者所在州量試即補承信郎由是入仕者過千人以上淳熙十六年二月紹熙五年七月二赦皆然故皇族得官不可以數計偶閱唐昭宗實録載一事云宗正少卿李克助奏准去年十一月赦書皇三等以上親無官者每父下放

一人出身皇五等以上親未有出身陪位者與出身寺
司起請承前舊例九廟子孫陪位者每父下放一人出
身共放三百八十人其諸房宗室等各赴陪位納到文
狀共一千二十七人除元不赴陪位及不納到狀及違
寺司條疏不取宗室充係落下外係三百八十人合放
出身敕准赦書處分予按昭宗以文德元年即位次年
十一月南郊禮畢肆赦其文略云皇三等以上親委中
書門下各擇有才行者量與改官無官者每父下放一

人出身皇五等以上親未有出身陪位者與出身然則亦有三等五等親陪位與不陪位之差別也

孫宣公諫封禪等

景德祥符之間北戎結好宇内乂寧一時邪諛之臣唱爲瑞應禨祥以罔明主王欽若陳彭年輩實主張之天書既降於是東封西祀太清之行以次丕講滿朝者老方正之士鮮有肯啓吕言以遏其姦焰雖寇萊公亦爲之而孫宣公奭獨上疏爭救于再于三眞録出於欽若

提綱故不能盡載以故後人罕稱之予略摘其大槩紀於此一章論西祀曰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漢都雍去汾陰至近河東者唐王業所起之地且又都雍故武帝明皇行之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遠離京師根本之固其爲不可甚矣古者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明皇嬖寵害政姦佞當塗以至身播國屯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爲盛烈臣竊不取令之姦臣以先

帝詔停封禪故贊陛下以爲繼承先志且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則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而乃卑辭重幣求和於契丹蹙國縻爵姑息於保吉謂主辱臣死爲空言以誣下罔上爲巳任撰造祥瑞假託鬼神纔畢東封便議西幸以祖宗艱難之業爲佞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歎而痛哭也二章論爭言符瑞曰今野鵰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

後世必不信腹非竊笑有識盡然三章論將幸亳州曰
國家近日多效唐明皇所爲且明皇非令德之君覩其
禍敗足爲深戒而陛下反希慕之近臣知而不諫得非
姦佞乎明皇奔至馬嵬楊國忠既誅乃諭軍士曰朕識
理不明寄任失所近亦覺寤然則已晚矣陛下宜早覺
寤斥逺邪佞不襲危亂之迹社稷之福也四章論朱能
天書曰姦憸小人妄言符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
迎拜歸祕殿以奉安百僚黎庶痛心疾首反脣腹非不

敢直言臣不避死亡之誅聽之罪之惟在聖斷昔漢文成五利妄言不讎漢武誅之先帝時侯莫陳利用方術姦發誅於鄭州唐明皇得靈符寶劵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爲不能顯戮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禄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及禄山兆亂輔國刼遷大命旣傾前功併棄今朱能所爲是已顧遠思漢武之雄材近法先帝之英斷中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灾害不生禍亂不作奭之論諫雖魏鄭公陸宣公不能

過也

赦恩爲害

赦過宥罪自古不廢然行之太頻則惠姦長惡引小人於大譴之域其爲害固不勝言矣唐莊宗同光二年大赦前云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而又曰十惡五逆屠牛鑄錢故殺人合造毒藥持仗行劫官典犯贓不在此限此制正得其中當亂離之朝乃能如是亦可取也而今時或不然

代宗崇尚釋氏

唐代宗好祠祀未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爲相三人皆好佛上嘗問以佛言報應果爲有無載等奏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爲害所以安史有子禍僕固病死回紇吐蕃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上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飯僧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賞賜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爲國公出入禁闥勢移權貴此

唐史所載也予家有嚴郢撰三藏和尚碑徐季海書乃不空也云西域人氏族不聞於中夏玄肅代三朝皆爲國師代宗初以特進大鴻臚褒表之及示疾又就卧内加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既亡廢朝三日贈司空其恩禮之寵如此同時又有僧大濟爲帝常修功德至殿中監贈其父惠恭兖州刺史官爲營辦葬事有勑葬碑今存時兵革未盡息元勲宿將賞功賦職不過以此處之顧施之一僧繆濫甚矣

光武苻堅

漢光武建武三十年羣臣請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令屯田於是羣臣不敢復言其英斷如此然財二年閒乃因讀河圖會昌符詔索河雒讖文言九世當封禪者遂爲東封之舉可謂自相矛盾矣苻堅禁圖讖之學尚書郎王佩讀讖堅殺之學讖者遂絕及季年爲慕容氏所困於長安自讀讖書云帝出五將久

長得乃出奔五將山萇至而爲姚萇所執始禁人爲學終乃以此喪身亡國久長得之兆豈非言久當爲姚萇所得乎又姚與遥同亦久也光武與堅非可同日語特其事偶可議云

周武帝宣帝

周武帝平齊中原盡入輿地陳國不足平也而雅志節儉至是愈篤後宫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則其下保林良使輩度不過數十耳一傳而至宣帝奢淫

酣縱自比於天廣搜美女以實後宮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遂同時立五皇后父子之賢否不同一至於此

唐觀察使

唐世於諸道置按察使後改爲采訪處置使治於所部之大郡既又改爲觀察其有戎旅之地即置節度使分天下爲四十餘道大者十餘州小者二三州但令訪察善惡舉其大綱然兵甲財賦民俗之事無所不領謂之都府權勢不勝其重能生殺人或專私其所領州而虐

視支郡元結爲道州刺史作舂陵行以爲諸使誅求符
牒二百餘通又作賊退示官吏一篇以爲忍苦裒斂陽
城守道州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誚責又遣判官督賦城
自囚於獄判官去復遣官來按舉韓愈送許郢州序云
爲刺史者常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爲觀察使者常
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
賦愈急韓臯爲浙西觀察使封杖决安吉令孫澥至死
一時所行大抵類此然每道不過一使臨之耳今之州

郡控制按刺者率五六人而臺省不預毀譽善否隨其意好又非唐日一觀察使比也

冗濫除官

自漢以來官曹冗濫之極者如更始竈下養中郎將爛羊頭關内侯晉趙王倫貂不足狗尾續北史周世員外常侍道上比肩唐武后補闕連車拾遺平斗之謗皆顯然著見者中葉以後尤爲泛濫張巡在雍邱纔領一縣千兵而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然則大將軍告身博

一醉誠有之矣德宗避難於奉天渾瑊之童奴曰黄芩力戰即封渤海郡王至於僖昭之世遂有捉船郭使君看馬李僕射周行逢據湖湘境内有漫天司空遍地太保之譏李茂正在鳳翔内外持管籥者亦呼爲司空太保韋莊浣花集有贈僕者楊金詩云半年勤苦葺荒居不獨單寒腹亦虚努力且爲田舍客他年爲爾覔金魚是時人奴腰金曳紫者蓋不難致也

節度使稱太尉

唐節度使帶檢校官其初只左右散騎常侍如李愬在唐鄧時所稱者也後乃轉尚書及僕射司空司徒能至此者蓋少僖昭以降藩鎮盛彊武夫得志纔建節鉞其資級已高於是復升太保太傅太尉其上惟有太師故將帥悉稱太尉元豐定官制尚如舊貫崇寧中改三公爲少師少傅少保而以太尉爲武階之冠以是凡管軍者猶悉稱之紹興閒葉孟德自觀文殿學士張澄自端明殿學士皆拜節度葉嘗任執政以暮年擁旄爲儒者

之榮自稱葉太尉張微時用鄧洵武給使恩出身羞爲武職但稱尚書如故其相反如此

五代濫刑

五代之際時君以殺爲嬉視人命如草芥唐明宗頗有仁心獨能斟酌悛救天成三年京師巡檢軍使渾公兒口奏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鬬之事帝即傳宣令付石敬瑭處置敬瑭殺之次日樞密使安重誨敷奏方知悉是幼童爲戲下詔自咎以爲失刑減常膳十日以謝

幽宄罰敬瑭一月俸渾公兒削官杖脊配流登州小兒骨肉賜絹五十匹粟麥各百碩便令如法埋葬仍戒諸道州府凡有極刑並須仔細裁遣此事見舊五代史新書去之

太一推筭

熙寧六年司天中官正周琮言據太一經推筭熙寧七年甲寅歲太一陽九百六之數至是年復元之初故經言太歲有陽九之災太一有百六之厄皆在入元之終

或復元之初陽九百六當癸丑甲寅之歳爲災厄之會而得五福太一移入中都可以消災爲祥竊詳五福太一自雍熙甲申歳入東南巽宫故修東太一宫于蘇村天聖巳巳歳入西南坤位故修西太一宫于八角鎮望稽詳故事崇建宫宇詔度地于集禧觀之東於是爲中太一宫時王安石擅國盡變亂祖宗法度爲宗社之禍蓋自此始雖太一照臨亦不能救也紹熙四年癸丑五年甲寅朝廷之間殊爲多事壽皇聖帝厭代泰安以久

疾退處人情業業皆有憂葵恤緯之慮時無星官歷翁考步推賾庯詎知非入元復元之際乎

趙丞相除拜

紹熙五年七月十六日宣麻制以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趙汝愚爲特進右丞相議者或謂國朝無宗室宰相且轉官九級非故事趙上章力辭不肯入都堂涖職越六日詔改除樞密使依宰臣超三官又二日制除正議大夫樞密使邁攷按故實宣和二年王黼自通議大夫

中書侍郎拜特進少宰凡遷八官黼受之靖康元年吴敏自中大夫知樞密院拜銀青光禄大夫少宰亦遷八官敏辭之但以通議就職秦檜當國以其子熺爲中大夫知樞密院巳而除觀文殿學士恩數如右僕射遂暗轉通奉大夫踰年加大學士徑超七秩爲特進熺處之不疑舍此三人外蓋未之有若自宰相改樞密使唯夏竦一人是時以陳執中爲昭文相竦爲集賢相御史言竦向在陜西與執中議論不協不可同寅政地於是貼

麻改命而初制不出令汝愚先報相麻後報樞制乃是經日已久因固辭以然又按國史明道二年宰臣張士遜樞密使楊崇勲同日罷士遜以左僕射判河南府崇勲以節度使平章事判許州明日入謝崇勲班居上仁宗問之士遜奏曰崇勲係使相臣官只僕射當在下即再鎖院以士遜爲使相是時學士盛度當制猶用士遜作相銜論者非之謂應用僕射河南爲前銜也乾道二年葉顒以前參知政事召還爲知樞密院未受告而拜

左相邁當制以新除知樞密院結銜今汝愚拜相宣麻已閲八日故稱新除特進右丞相二者皆是也

唐昭宗恤録儒士

唐昭宗光化三年十二月左補闕韋莊奏詞人才子時有遺賢不霑一命於聖明没作千年之恨骨據臣所知則有李賀皇甫松李羣玉陸龜蒙趙光遠温庭筠劉德仁陸逵傅錫平曾賈島劉稚珪羅鄴方干俱無顯過皆有奇才麗句清詞徧在詞人之口銜冤抱恨竟爲冥路

之塵伏望追賜進士及第各贈補闕拾遺見存唯羅隱一人亦乞特賜科名録升三署勑奬莊而令中書門下詳酌處分次年天復元年赦文又令中書門下選擇新及第進士中有久在名場才沾科級年齒巳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於是禮部侍郎杜德祥奏揀到新及第進士陳光問年六十九曹松年五十四王希羽年七十三劉象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鄭希顔年五十九詔光問松希羽可秘書省正字象崇希顔可太子挍書按登

科記是年進士二十六人光問第四松第八希羽第十
二崇象希顏居末級昭宗當斯時離亂極矣尚能眷眷
於寒儒其可書也摭言云上新平内難聞放新進士喜
甚特勑授官制詞曰念爾登科之際當予反正之年宜
降異恩各膺寵命時謂此舉爲五老牓

容齋三筆卷七